

西伯薨

己卯秋，西伯姬昌築靈台落成典禮，秋風蕭瑟中，西岐周部落各處的姬姓家人都來慶祝，回去後，幾乎病倒一大半！西伯姬昌也病了。

西伯姬昌住在豐，占了崇族領袖軍三句的屋室，就著老房子擴大增建成九室，將大堂稱為明堂，四戶八牖，以茅蓋屋上，庭外有個圓形水池，只因崇的匠人無法替明堂塗敷胡粉，只能用牛糞土塗敷，明堂廢靡，粒粒起疙瘩。

那牛糞土塗敷的牆並不發臭，只是暗暗的土色，西伯姬昌病了，他不喜歡這裡，女人和小孩真多，他的一生都被女人和小兒圍繞，現在他病了，老人家怕吵，乾脆搬到明堂，仿著離宮大堂的木床，他也學著跌坐大床上。

明堂黝暗，冬天外面吹來的冷風夾帶水氣，天氣越來越冷，庭外有個圓形水池結冰了，小兒在冰上滑冰玩耍嘻笑，冷風吹來夾著冰寒之氣，西伯姬昌受不了，只好叫人將明堂居中的大門用木板釘上，只留旁邊兩道門進出。連著後堂的門也封了，免得穿堂風直出直入，冷死人了！西伯姬昌病了，他恨自己當時意氣用事，將妹喜已的白玉珪塞給了大夫費仲，現在，他失去了白玉珪，心裡面懊惱莫名。可是再也拿不回來了啊！

春天到了，周公姬旦終於可以外出了，他來到豐拜見父親西伯姬昌，他也是病歪歪的一個人，己卯秋靈台落成，他回去程邑也是病倒了，病了一冬。他的侍妾們雖然也照顧他，可是再

無人像女勒一樣體貼，他泡熱水澡，一沐三握髮，冷颼颼的，鼻涕眼淚直流，他艱難的度過冬日酷寒。好不容易開春了，他來豐拜見西伯姬昌，周公姬旦渾身重裘包裹，長衣廣袖，實在沒辦法結布扣，他用條絲絛攔腰綁著固定。

穿成這樣臃腫，他無法單膝跪地行禮了，只好張開雙臂，將廣大衣袖拉平了，再抖一抖，兩手環繞成圈，左手包右手握拳、雙腿下跪行跪拜禮。

西伯姬昌很喜歡他這樣謙卑恭敬，老臉上終於有了笑容。

周公姬旦從廣袖中變出一枚木牌，模樣並不出奇，只是木牌邊緣和頂端磨圓了不戳手，他向西伯姬昌進言，周公姬旦說：「這是一塊木頭做的，是不是很像您的白玉珪？」

西伯姬昌拉下老臉，玉石變木板，那裡像了？這個混帳兒子，居然拿個爛東西來混充他的白玉珪，周公姬旦喜歡造段，西伯姬昌不是不知道。

周公姬旦又說了：「這個很好用，可以托放物件，薦上物件，為藉之一，這個當成您的白玉珪，承藉進物，亦可立起，有藉之薦之……，可成為祭天物件，您看，再在上面畫幾橫……」

周公姬旦將一物奉上，西伯姬昌跌坐木床上，父子倆一人在地下跪著，一人在木床上坐著，接手傳遞很不方便。

西伯姬昌只好點點頭，示意周公姬旦可以上床來，周公姬旦艱難的起身，這長衣廣袖拖泥帶水的，讓人行動艱難緩慢。西伯姬昌很有耐心，他就喜歡這樣，周公姬旦深得他心，凡事舉

措都有法度，張手震袖頗有威儀，只是周公姬旦矮小瘦弱，現在又穿的臃腫不堪，如果這些動作由姬鮮來做，那就很有模樣了。

周公姬旦將木牌子進獻給父親西伯姬昌，西伯姬昌看著，還真有六橫，他笑了！這個愛作段的兒子啊，果然是頭腦好。這個不就是，不就是……，西伯姬昌難得這樣開心。

中土文字的結構法稱——六法，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。周公姬旦就是個假借高手，他自己先創造了段，以後他還會創造更多的圖形來混淆視聽，周公姬旦現在還只是小露身手。

好了，就這麼定了，西伯姬昌把周公姬旦進獻的木牌子——，放在自己的大床邊，那裡又多出了一隻小木几。

太子姬發來見西伯姬昌了，他今非昔比，到哪裡都帶著一群西歧勇士，人人怒髮衝冠，精神飽滿。他稱這群西歧勇士為——虎賁，他讓虎賁成兩列，矗立在明堂外，自己一個人進入明堂參見西伯姬昌。他可不跪拜西伯姬昌，太子姬發不喜歡、也不習慣對人跪拜，沒事對個大活人跪拜什麼呢？

西伯姬昌見了太子姬發，他有些難過了，這個兒子並不美貌都雅，太子姬發只是人長大有氣力，駢齒、目能望羊，脾氣有些躁進的人，其餘的就說不上來了，西伯姬昌想念他的長子伯邑考。

太子姬發年輕時候，娶了殷地朝歌帝乙之女兒喜巳為妻，長年住在西歧的茹宮，妹喜已待

1 虎賁：君權時期的衛隊，賁，讀音必。

他好，還為他生了五個兒子。自從辛酉寒露妹喜已歿了以後，他就到處奔波，無一日安寧，現在，太子姬發也已經六十三歲了，駑徒戎女妣所生的四個兒只剩三個。連女羌所生的六子，姬度最長，他已經五十四歲，連最小的姬載，後來被養娘改名為聘季，現在也已經快四十六歲了，時間過得真快啊！西伯姬昌不無感慨，可是他還不滿九十，怎麼就病成這樣了呢？

太子姬發只是來看看父親，他和父親西伯姬昌不太有話說，他只是想當個順服的兒子，可是他被西伯姬昌差來遣去到處爭奪，他也很無奈，更何況，西伯姬昌想要入主殷地朝歌成為人主，看來是今生無望了，西伯姬昌沒見過紂王的大能，太子姬發可是怵目驚心呢！

可是西伯姬昌不放棄，他要太子姬發尊尚父呂尚，呂尚是神人之後，一定可以讓西伯姬昌成為王，這個願望西伯姬昌希望太子姬發不能忘記，還要繼續替他去爭、去奪，這樣一來，太子姬發才是他西伯姬昌的好兒子，順服的兒子！

太子姬發沒好氣，他走了！這個老父親這樣貪心，都病成這樣了，他還不死心，還要他去爭、去奪來給他！他連姬鮮好了沒有都不聞不問，他心裡只有稱王、稱帝的念頭，兒子們死活都不顧了！

再沒有兒子來看他了，西伯姬昌很孤獨，明堂真安靜，女人和小兒都不知道跑哪裡去了，西伯姬昌病了以後怕吵，又不喜歡那些女人滿頭的段插滿竹筷子，臉上還敷滿鉛粉，白得嚇人，有人從殷地朝歌帶來了胭脂，不知道是誰開始的，那些女人把胭脂抹在嘴唇上，說起話來要嘟著嘴，胭脂價貴，她們只點兩點在嘴上，說那叫做——點胭脂，女人就是愛作怪！

快到夏天了，現在連那些白臉的妻子們都不來看他，小兒早就離開，不知道被送去哪裡了？

西伯姬昌很孤單，他想找人說話。他叫人將明堂的大門板卸下來，讓他能看見外頭的水池子。陽光燦爛，水池反射陽光，光色迷離眩人眼目，西伯姬昌坐在陰暗的明堂裡，可以明顯的看見外面的土地，日頭下的雲彩投影，天上一片雲影飄過，泥地上顯出明明暗暗，時光飛逝！

他看見女奴來了，自水池上的炫光中冉冉的走出來，進入他的明堂，女羌來了，面容忿慨，翳徙戎的妙齡女主也來了，她還杏眼圓睜瞪視著他，連女醫景都來了，還有很多他不太記得名子的女人，陸續從水池中走進來，這些女人都曾經是他的妻子。女人一撥一撥的來，人人面無表情，還有更多面目模糊的小兒也來了，爬著進來他的明堂，小兒真多，一大群爬上他的大床，嗷嗷的哭！西伯姬昌揮手叫他們走，卻揮趕不去！

西伯姬昌害怕了，這些女人和小孩到底從何而來？她們安靜的環立四周，人人木著臉拿眼睛定定的看著他，這讓他有些害怕。

西伯姬昌在明堂啞啞的吼叫，招來了侍者，侍者們試著讓西伯姬昌安靜下來，卻不能！他們聽西伯姬昌喊叫、哭泣又趕人……，大家都害怕了，侍者們一哄而散，都跑出了明堂。

西伯姬昌這個樣子折騰了很久，快一旬了，夏天枝頭禪鳴不已，兒子們都來了，姬奭嗓門大，他一來就到西伯姬昌身邊問候，西伯姬昌頓時醒來，那些女人和小孩都不見了，他沉沉的睡去。

聘季不肯進入明堂，他看見了，明堂成了怨氣所鍾之地，那裡面充滿怨恨和哀號！西伯姬昌被小兒團團圍繞，還有那些面目哀怨忿怒的女人們，她們的容貌越來越猙獰了。

明堂只要有姬奭在，西伯姬昌才能安睡，他睡著了才會安靜，姬奭也需要休息，他可不能

日夜陪伴，於是，西伯姬昌就這樣，時睡時醒，醒著的時候會哀嚎、慘叫，揮手趕人……。

伯邑考來了，他駕著大車，車上有一柄華蓋傘，伯邑考笑著恭請父親西伯姬昌上車，可是西伯姬昌不肯。他問伯邑考，怎麼沒有從人和侍者？還有役者呢？他是西伯姬昌，要出門了，沒有人伺候，怎麼行？伯邑考說了一車好話，他邀請西伯姬昌，就他們父子兩人一起出遊，不是很好麼？伯邑考會照顧他。西伯姬昌還是不肯，他擺譜慣了，怎能如此毫無威儀的和伯邑考出去呢？

伯邑考不肯離開，他一直想說服父親西伯姬昌上他的大車。四周環繞的女人們，面目越來越猙獰了，她們還不敢靠近伯邑考的大車，可是，西伯姬昌不肯上車，伯邑考無奈，只好一個人駕車走了，走入一團光亮的迷霧中。

聃季在陽光下看見伯邑考來了又走了，他駕著大車朝著太陽光走去，頭也不回。

芊芊來了，芊芊真美，美得不食人間煙火，美得飄忽！芊芊來了，西伯姬昌渾身顫抖，他知道芊芊的笑容會殺人，他還不想死！四壁上環繞的女人都笑了，她們看見芊芊來了，都笑了！那笑容真是詭異！西伯姬昌渾身顫抖如墮冰窖，他喊冷！

西伯姬昌一直這個樣子，大熱天的包裹狐皮重裘，蓋了幾床棉被還是喊冷，他瑟瑟發抖，閉著眼睛，一點也不敢看人。

又過了一句，西伯姬昌的眾子都累壞了，一個一個的跑了，回家去了，沒有人肯繼續待在他的身邊，看一個老人又吼又罵又哭又趕人，大熱天還包得緊緊的喊冷。

就這樣，西伯姬昌繼續處於半瘋癲的昏迷狀態，侍者們只來送白粥，可是他吃得很少，侍

者們當是上供，一日三餐。

西伯姬昌的生命力漸漸消失了，他的光色汗濁黯淡，聃季不忍心見他如此，他跑回去西岐周部落找姬誦，他要求姬誦，無論如何要去豐見西伯姬昌。姬誦答應了，他和聃季叔姪兩人駕車，直奔豐，他們要去明堂見西伯姬昌。

夏天快要過去了，枝頭的蟬鳴更響亮，水池邊多了很多青蛙，不分日夜果果的叫，豐的明堂外杳無人聲，聃季和姬誦來了，他兩人都不敢進去明堂，他們都看見了明堂裡面站滿了女人，西伯姬昌被一群面目模糊的小兒團團圍繞，有的還伸出小手掀開他的棉被。

雪女芊芊不知從何而來，姬誦看見了，他激動莫名，芊芊失蹤很久了，姬誦胸前的冰種白翡翠在跳動，他含淚張口，念唱芊芊教習的聲音，那曲調悠揚無比，卻毫無悲苦之情，那是他在殷地朝歌的鹿台上，重新學習而來的聲音。

芊芊對他微笑，那笑容真美，眼裡滿含慈悲的笑容，芊芊走了！聃季也跟著念唱，他念唱朝歌女音，是養娘女溫教他的，他無日不唱，自頂至踵，全身都能念唱。姬誦和聃季在日頭底下念唱不歇，陽光漸漸偏移，西伯姬昌安穩的睡著了。

西伯姬昌已經完全不能吃喝了，他處於彌留狀態，他不肯死去，他的心願未了，怎能輕易死去呢？更何況有聃季和姬誦的念唱相隨，一屋子的小兒和小兒都不離開，也不能靠近他了，他繼續努力活著！他想要醒過來，再張開眼睛看看，他想到殷地朝歌入主孟門，當上人主，稱王、稱帝，他怎能輕易放棄呢？

又過了一句，秋天到了，早秋不冷卻天高氣爽，萬物蕭索凋零之前，都會努力再綻放一次

光華，楓葉紅了。西伯姬昌日漸乾扁，他不吃不喝很久了，他緊緊的閉著眼睛，雖不再罵人趕人、四肢亂舞，可是他的呼吸日漸短促，侍者們都不敢靠近他。

西伯姬昌薨了！當他心上那一簇暗黑汗濁的光色消失後，明堂裡面的女人和小兒也跟著消失無蹤，過了很久，侍者們才敢躡著腳去看他，大床上，西伯姬昌乾扁如人臘，包著狐皮重裘和五層棉被，他沒了氣息。

庚辰秋西伯姬昌薨，享壽八十二歲，太子姬發將西伯姬昌葬於畢。他喜歡獨上祭壇，就讓他葬在灌壇邊吧。

丙辰春，西伯侯姬昌曾經初禴於畢。畢後來又改名周社，辛未春，有赤鳥集于周社，赤鳥喙珪降之周社，天命瑞西伯姬昌，那玉珪，由姬發收著呢！

太子姬發恨恨的想起，周公姬旦擠兌他當眾獻出妹喜已的遺物，那枚白玉珪後來又被西伯姬昌塞給大夫費仲，他現在只剩下手的——。太子姬發看著手上端著的木牌子，一怒之下，他將那個周公姬旦做給西伯姬昌的木牌子——，用力的插在西伯姬昌的墳頭上！